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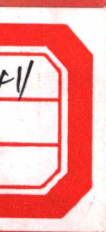
俞晓红 著

王國維紅樓夢評詁箋說

李義江 題



中華書局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

俞晓红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俞晓红著.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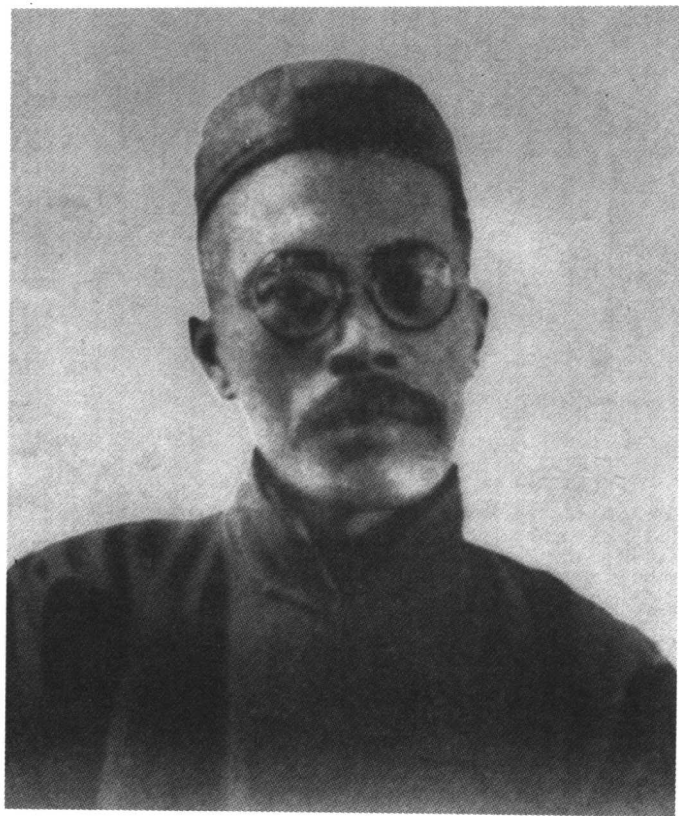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 2004

ISBN 7 - 101 - 04331 - 3

I. 王… II. 俞… III. 《红楼梦》评论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4054 号

-
- 书 名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
编 著 者 俞晓红 著
责任编辑 谢俊峰 高 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www. zhbc. com. cn](http://www.zhbc.com.cn)
E - mail: zhbc@ zhbc. com. 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73 千字
印 数 1 - 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4331 - 3/I · 567
定 价 18.00 元
-



王 国 维

序

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刊出，到今年正好是一百周年。一百年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著作不啻汗牛充栋，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红学家，你尽可不必也不可能把这些文章著作都读过，但是你却不能不读王国维的这篇《红楼梦评论》。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红楼梦评论》在《红楼梦》研究史上是一座里程碑，人们可以超过它，但不能绕过它。当前学术界不是崇尚“创新”吗？《红楼梦评论》正是当时学术创新的典范之作。简言之，它的创新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第一”上：一，它是《红楼梦》批评史乃至整个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第一篇观点系统、结构严谨的学术论文，不同于以往零碎的感想式的评点和札记；二，它是第一篇运用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其思想的深度和高度迥非前人可比；三，它第一次从理论上阐明了《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中之悲剧”；四，它第一次从文学艺术创作的特性出发，批评索隐派和自传

序



说的谬误,指出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才是值得考证的题目,对后来的所谓“新红学”在某些方面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因此,这一百年间,不同时期的学者对《红楼梦评论》的评价,竟然如此相似:“其见解之高,为自来评《红楼梦》所未曾有”(涛每《读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之后》,1925年);“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这是第一个会赏鉴《红楼梦》的人……不但在过去,就在现在,也无人及他”(李长之《红楼梦批判》,1933年);“其所申论的题旨……仍在闪耀着睿智的光辉,为后来大量出现的所谓‘红学论著’所望尘莫及,并且不幸得很,时至今日仍有‘曲高和寡’之感”(白盾《红楼梦研究史论》,1997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王国维对《红楼梦》所作的一切分析评述都是正确的。事实上,许多学者在高度评价《红楼梦评论》的同时,也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它的种种不足和局限,包括它所藉以立论的叔本华哲学思想本身的缺陷。不过,要想正确地阐释与评价《红楼梦评论》洵非易事。首先,王国维的文章熔中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思想于一炉,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较深的理论修养。其次,王国维的文字典雅,且大量引经征史、用典取譬,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较广的文史知识。我所认识的俞晓红教授不但符合上述两个条件,而且她本人长期从事红学研究,尤其对《红楼梦评论》钻研甚深,撰写过有关论文。她的这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具有两个鲜明特色:一是后来居上,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集百年来《红楼梦评论》研究之大成;二是对《红楼梦评论》原文作了详尽的注释,便于读者阅读,可谓功德无量。因我有幸先睹为

快,获益良多,故乐意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推荐俞晓红教授的这部新著。

是为序。

陈曦钟

2004年3月17日于北大

序



前 言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著名国学大师,在甲骨文、历史学、哲学、文学批评、戏曲史等方面皆有精深研究。1901年曾赴日留学,1907年,从事图书编辑和中国戏曲史、词曲的研究,1913年起,改为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音韵学的研究和考订,尤致力于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的考释;1925年起,任清华研究院讲习;1927年6月2日自沉昆明湖。一生著述颇丰,共有62种,分别收在《静庵文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观堂集林》中。

《红楼梦评论》初稿五章分别刊于光绪三十年四至七月(1904年6至8月)《教育世界》杂志第8、9、10、12、13期。后收入《静庵文集》,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05年11月),铅印本。共有“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馀论”五章,计约一万四千字。第一章阐述了对人生和文学的基本看法,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第二章论述作品的主题是宣传“人生之苦痛与解脱之道”;第三章阐明《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第四章论述“解脱”是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第五章针对索隐派和自传说提出了批评。

《红楼梦评论》自1904年面世以来,研究者甚多。在研究所切入的角度、对该文观点的诠释维度和成就高下的评价程度诸方面,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形成了共识,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①:

1.《红楼梦评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批评专著,它建立了一个严谨缜密的批评体系;

2.它试图用叔本华的哲学来解说《红楼梦》的精神,将作品当作叔本华哲学观念的图解和佐证,见解难免牵强生硬之处;

3.它敏锐指出和高度评价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认为该作品是“悲剧中之悲剧”,具有中国传统文学作品所从未有过的悲剧精神;

4.它提出了一种辨妄求真的考证精神,指破旧红学猜谜附会、索隐本事之谬误,为新红学的研究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途径。

在作出以上这些切合《红楼梦评论》精髓的认识的同时,一些学者多将目光投注到对该文所蕴涵的西方哲学与美学观念的追索、阐释和评价中,而对文中大量存在的用典取譬、引经征史的文字涵义较为忽略,甚至有因错解词义而致观点与

^① 参见萧艾《王国维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7月版;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版;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陈鸿祥《王国维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

阐述之谬误者。从语言的笺注与诠释出发,以求对文本作全面、准确的解读,应是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本书以发表于1904年第8、9、10、12、13期《教育世界》杂志上的原文为底本,重新标点、校勘,并作笺注、评说。笺注部分,就《红楼梦评论》中的词语、典故、史实给予详细笺注,对以往注本的错讹之处择要辨误、纠正,并给出书证;对原文所引的诗词曲文给出全文或上下文语段,以供研究者全面参阅;对于原文所提及的人名,尽量给出国籍、生卒年、字号、身份等的简介;对原文所涉及的书籍,给出出处、作者或译者、出版社、版次;对初次发表与再版形成的异文作必要校勘,正文校勘参照1905年铅印本《静庵文集》,《红楼梦》引文校勘则以120回程刻本为主。评说部分,一是各段之后略加解说,就前人忽视的问题作些微的疏理研读;二是全文之后作一总览,对以往研究中的一些成说作必要的辨析,以寻求其中况味,并述诸文字,试图阐述一种贴近王国维本真意图的理解,权作《红楼梦评论》研究中的一个小小的补说。

书后附录百年王国维研究论文论著索引,以供研究者和爱好者检索、研究之需。索引几涉王国维研究的全部,乃是因为对王国维美学哲学思想的批判、戏曲观念的评价、死因的探讨、词作词话的研究,无不触及王国维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并与《红楼梦评论》的心灵特质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其余有关王国维语言、历史研究诸方面的论述,篇目为数不多,故一并附焉。

2004年6月,恰值《红楼梦评论》发表100周年,所以本书的出版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在本书最后三个月的工作进程

中,诸多前辈和亲友给了我各种指点和帮助,我理当郑重致谢。叶嘉莹先生闻说此事,特赐函予以勉励,云“知尊著收辑材料甚富,自以早日得能拜读为幸”;陈曦钟先生亲为审阅全部书稿,圈删繁芜,补苴罅漏,并惠赐嘉序。前辈学者提携之情,永铭我心。又有旅德之燕,帮我查找德文资料,耗费心力;寓沪之绪,检核所有中文引文,不辞辛苦。友人沈治钧君海外来鸿,就书中所涉王国维悲剧观和钱锺书之评说诸问题,冷面驳难,勤加砥砺,令我获益良多。中华书局顾青、谢俊峰二君,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今天,能够允诺出版本书,扶持嘉勉之意灼然。友人孙伟科君引荐在先,张庆善、孙玉明二君促成于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俞晓红

2004年3月18日于江城芜湖

目

录

序	陈曦钟 1
前言	1
《静庵文集》自序	1
红楼梦评论	5
第一章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	5
第二章 《红楼梦》之精神	53
第三章 《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	86
第四章 《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	108
第五章 余论	138
关于《红楼梦评论》文艺思想的几点思考 ...	168
辨析“美在形式论”	172
阐释“艺术美的社会功用说”	179
平议“解脱说”	182
品味“第三种悲剧说”	187
附录一 王国维研究论文论著索引	199
论文部分	199
论著部分	252
附录二 征引文献	260

《静庵文集》自序^[1]

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2]。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3]，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4]，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5]，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意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后渐觉其有矛盾之处，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此意于《叔本华及尼采》一文中始畅发之。今岁之春，复返而读汗德之书，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他日稍有所进，取前说而读之，亦一快也。故并诸杂文刊而行之，以存此二三年间思想上之陈迹云尔。光绪三十一年秋八月海宁王国维自序。

【笺注】

- [1] 《红楼梦评论》初次发表于光绪三十年(1904)《教育世界》杂志第8、9、10、12、13期,次年收入《静庵文集》,此为文集之自序。
- [2] 辛壬之间:在辛丑年和壬寅年之间。辛丑,1901年;壬寅,1902年。
- [3] 癸卯:1903年。汗德:Immanuel Kant,今译康德(1724—1804),德国著名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等。《纯理批评》即《纯粹理性批判》。王国维于1899年通过日人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开始接触康德哲学,至1903年止,前后作过四次研究。有《汗德像赞》,作于光绪二十九年八月(1903年9月),发表于光绪三十年七月上旬(1904年8月)《教育世界》杂志第十三期第81号:“人之最灵,厥维天官。外以接物,内用反观。小智间间,敝帚是享。群言淆乱,孰正其枉?大疑潭潭,是粪是除;中道而返,丧其故居。笃生哲人,凯尼之堡。息彼众喙,示我大道。观外于空,观内于时。诸果粲然,厥因之随。凡此数者,知物之式。存于能知,不存于物。匪言之艰,证之维艰。云霾解驳,秋山巉巉。赤日中天,烛彼穷阴。丹凤在霄,百鸟皆喑。谷可如陵,山可为藪。百岁千岁,公名不朽。”

- [4] 叔本华: Schopenhauer (1788—1860),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美学家, 唯意志论者。著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爱与生的苦恼》等。王国维有《叔本华像赞》, 作于光绪二十九年八月(1903年9月), 发表于光绪三十年五月(1904年6月)《教育世界》杂志第9期第77号: “人知如轮, 大道如轨。东海西海, 此心此理。在昔身毒, 群圣所都。吠陀之教, 施于佛屠。亦越柏氏, 雅典之哲。悼兹众愚, 观影于穴。汗德晚出, 独辟扁涂。铸彼现象, 出我洪炉。觥觥先生, 集其大成。载厚其址, 以筑百城。刻桷飞甍, 俯视星斗。懦夫骇马, 流汗却走。天眼所观, 万物一身。搜源去欲, 倾海量仁(但指其学说言^①), 嗟予冥行, 百无一可。欲生之戚, 公既诏我。公虽云亡, 公书则存。愿言千复, 奉以终身。”

[5] 甲辰: 1904年。

【解说】

多有学者据此序言, 而以《红楼梦评论》为叔本华哲学的阐释书者, 如云本文“是叔本华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 “具体地反映出王国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来自叔本华哲学, 叔本华的唯意志论”, 在王国维笔下, “《红楼梦》一书也就成为一

^① 原注如此。

部唯意志论的哲学著作了”^①；“《评论》半是为了宣泄自己的灵魂之苦，半是为了综述自己对叔氏的倾心与领悟”^②，等等。1903年夏至1904年冬，正是王国维浸淫于叔本华哲学的时期；然王国维文章写到第四章，已对叔本华哲学的矛盾之处提出疑问，以为原所倾心的知识论乃出于彼主观的气质，而并非客观存在。至1905年作此序时，更归于理性的认识。从原文行程也可看出，王国维从老庄释儒诸家角度切入，作哲学伦理的综合思考，于人生观念的诉说中，脉动着一种几近宗教情感的元素。可以说，王国维在接受叔本华哲学时，并非如20世纪诸多学者异口同声所言之生搬硬套，而是作了选择性的汲取，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又糅合到自己的人生观念之中，“因此他根本不是迷信、照搬西方理论的蹩脚贩运者，而是采取吸收与研究、引进与改进双重结合的高明理论家兼创作家”^③。一百年中，有很多读者停留在表层的印象中，或习惯于求索局部观念的文化来源，对王国维的理解难免有些变形。

① 陈元晖：《论王国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页34—52。

② 夏中义：《世纪初的苦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页62。

③ 周锡山：《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303—304。

红楼梦评论

第一章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

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1] 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2] 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劳苦者，人人之所恶也。然则诎不人人欲其所恶^[3]，而恶其所欲欤？将其所恶者^[4]，固不能不欲，而其所欲者，终非可欲之物欤？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5]：此皆所以维持一人之生活者也。然一人之生，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而止耳。而吾人欲生之心，必以是为不足。于是于数十年百年之生活外，更进而图永远之生活。时则有牝牡之欲^[6]，家室之累；进而育子女矣，则有保抱扶持饮食教诲之责^[7]，婚嫁之务。百年之间，早作而夕思，穷老而不知所终。问有出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百年之后，观吾人之成绩，其